

新編諸子集成

中華書局

公孫
公孫

龍子
龍子

形名發微
懸解

新編諸子集成

公孫龍子懸解
公孫龍子形名發微

王瑄撰

譚戒甫撰

中華書局

總目

公孫龍子懸解	一
公孫龍子形名發微	一〇五

公孫龍子懸解

目錄

公孫龍子懸解自序	五
讀公孫龍子後錄	七
公孫龍子事輯	九
讀公孫龍子叙錄	一七
公孫龍子懸解一	
跡府第一	四
公孫龍子懸解二	
白馬論第二	三
公孫龍子懸解三	
指物論第三	六
公孫龍子懸解四	
通變論第四	六

公孫龍子懸解五

堅白論第五

公孫龍子懸解六

名實論第六

..... 八五

..... 九九

公孫龍子懸解自序

公孫龍書，與儒道殊悖。並世莊荀，已相排拏。漢初尚黃老，格而弗宣。武帝表章六經，學術一尊，益在擯擠之列。學者承流，斷斷弗已。魏晉之間，始稍稍振矣，然終不暢。自唐迄宋，註釋數家，其書多佚，莫覲厥悖。今流傳之謝希深註，謂爲未窺窵奧可也。清代子學勃興，治此者尠。輓季俞蔭甫孫仲容兩家始刊捃誤，多所訂正。近人胡適之益以新知，擲簡其誼。梁任公章行嚴摘發異同，間獲新解。千載榛莽，迺漸通塗徑焉。嗟乎！以公孫氏之駘蕩幼眇，蒙世詬病，遺簡殘編，旁皇異代，既擯於道，復棄於儒，微言大義，閱之數千百年，僅乃得出，學統之箝人，固若斯其極耶！

余承諸君子緒餘，取原書董理之，仍以羣說紛投，意或未安，片鱗隻爪，莫竟全功。乃一一爲之疏解，其是者因之，非者正之，整紛剔蠹，析疑宣蘊，冥思探討，創解尤多，私心所企。但如公孫論旨之真，而不敢出入。然此豈易言者！諸君子殺青之初，未必不同此念。偶有弗照，旋踵立覺。以余學植，安敢望諸君子，引鏡自鑑，紕繆且將倍蓰；是不待他人痛繩之後，已欲然於心矣。惟書草創於去夏之交，兀兀寒暑，躬自校錄，今一年矣。

其間風雲數變，海內鞅掌，假名而亂實者，且比比是。執此大象，用照時晦，有待公孫之正吾名而端吾的者，昭然若提撕而告語也。意作論者重有憂患之思乎？遠睹千萬禩後，必有搶攘膠漆如今日者，爬而梳之，使通其趣。嗚呼！果由此而本書之誼得顯，藥時疾於萬一，則所以報公孫造論之微意也夫。

十四年六月，日照王瑄

讀公孫龍子後錄

此書成於兩年之前。當時所據者，爲湖北崇文書局本。年來取道藏及守山閣、三槐堂諸本對校，又獲得番禺陳蘭甫注本及嚴鐵橋校道藏本，細讀數過，續有所見。前時所釋，意多未安。又在北京得明嘉靖及梁杰、吉藩刻本數種。欲廣搜此書，重加訂正，另爲斟補一書。中更世變，書籍散佚，人事播遷，素願莫償。竭來滬濱，少得餘晷，就篋中所攜各本對勘一過，率爲後錄一篇。劫灰之餘，書多不備，抱殘守闕，掛漏難免。凡所著錄，多爲各本字句異同，於舊釋意見參差之處間亦附及。倉卒命筆，蓋十得二三耳。前在九江，鄉先輩丁鼎丞先生取閱原稿，曾指正數事，樹義精卓，亦分別錄入。附識於此，并抒謝忱。

時民國十六年九月，記於滬次。獻唐王瑄

公孫龍子事輯

莊子徐无鬼篇謂惠施曰：「儒墨楊秉四，與夫子爲五。」秉，即公孫龍也。當時儒墨宗風，振靡天下，公孫掉臂其間，造成對峙之局，其學術價值概可臆見。司馬遷史記攬採極博，於此一代大師不爲立傳，非有所疎漏也。其孟荀列傳曰：「趙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，劇子之言；魏有李悝，盡地力之教；楚有尸子、長盧，阿之吁子焉。自如孟子至於吁子，世多有其書，故不論其傳云。」是史公之意，以公孫著述流傳已久，誦書知人，固無勞別傳也。世代懸遠，舊聞散佚，今所著書已譌闕不完，綜厥生平，率難徵討。但就羣籍記載，知其曾勸燕昭王偃兵，有「大王欲攻齊，卒破齊以爲功」數語，可證陳諫之時，已在破齊之後。按：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，以諫燕昭王在破齊以前，似爲未審。其破齊爲昭王二十八年，即周赧王三十一年，距昭王歿時祇有五年，當在此五年間也。又嘗客平原君家。邯鄲存趙之役，曾進規言。時爲趙孝成王九年，即周赧王五十八年。今考赧王在位共爲五十九年，公孫所處時代當與略相終始；其前後長短年壽及生卒歲紀，均不可攷矣。大抵姬嬴名碩，若老墨孟荀莊楊諸子出處之際，故書雅記率多不備，更非獨公孫然也。謹甄討典冊，其叙及公孫言行者，略師理初俞氏之傳易安、仲容孫氏之傳墨子，彙其先後，爲事輯一首，藉裨史遷之闕，而資學者以借鏡。同時他宗論述有關實錄者，雖屬訐辭，亦間附及；學術辯難，固勿庸諱避也。

公孫龍，字子秉，莊子徐无鬼篇、列子釋文。趙人。列子仲尼篇、史記孟子荀卿列傳、莊子秋水篇司馬彪

註。祖述辯經，以正別名顯於世。魯勝墨辯註序。按：「別名」一作「刑名」，非是。章行嚴名墨訾應論：別

者別墨（見莊子天下篇），正者正墨。龍與他家辯爭，必自謂正墨，而以別墨歸之他家。他家與辯亦爾。其說甚審，可參

看。疾名實之散亂，因資材之所長，假物取譬，爲守白之論。本書跡府篇。

嘗度關。劉向別錄、初學記卷七引。關司禁曰：「馬不得過。」龍曰：「我馬白，非馬。」遂

過。桓譚新論、羅振玉古籍叢殘唐寫本古類書第一種白馬註。

適燕，說昭王以偃兵。昭王曰：「甚善，寡人願與客計之。」龍曰：「竊意大王之弗爲

也。」王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日者大王欲破（一）齊，諸（二）天下之士，其欲破齊者，大王盡養

之；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，大王盡養之；雖知而弗欲破者，大王猶若弗養。其卒

果破齊以爲功。今大王曰：『我甚取偃兵。』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（三），盡善用兵者

也，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。」王無以應。呂氏春秋審應覽七。

適趙，與其徒毛公綦母子等游平原君趙勝家。別錄、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集解引、漢書藝文志

〔一〕「破」字，原作「攻」，據呂氏春秋卷十八審應覽改。

〔二〕「諸」字，原作「備」，據審應覽改。

〔三〕「者」字，據審應覽七補。

註。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。龍聞之，夜駕見平原君曰：「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，有之乎？」平原君曰：「然。」龍曰：「此甚不可。且王舉君而相趙者，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。割東武〔一〕城爲君封者，非以君爲有功也，而以國人無勳，乃以君爲親戚故也。君受相印不辭無能、割地不言無功者〔二〕，亦自以爲親戚故也。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，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。此甚不可。且虞卿操其兩權，事成，操右券以責；事不成，以虛名德君。君必勿聽也。」平原君遂不聽虞卿，厚待龍。〔史記平原君列傳。國策亦載此節，辭旨略異。〕

空雒據畢秋帆校本改。之遇，秦趙相與約曰：「自今以來，秦之所欲爲，趙助之；趙之所欲爲，秦助之。」居無幾何，秦興兵攻魏，趙欲救之。秦王不悅，使人讓趙王曰：「約曰：『秦之所欲爲，趙助之；趙之所欲爲，秦助之。』今秦欲攻魏，而趙因欲救之，此非約也。」趙王以告平原君，平原君以告龍。龍曰：「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：『趙欲救之，今秦王獨不助趙，此非約也。』」〔呂氏春秋審應覽五。〕

趙惠王謂龍曰：「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，而不成；兵不可偃乎？」對曰：「偃兵之

〔一〕「武」字，據史記平原君列傳補。

〔二〕「者」字，據平原君列傳補。

意，兼愛天下之心也。兼愛天下，不可以虛名爲也，必有其實。今藺、離、石入秦，而王編素布總；東攻齊得城，而王加膳置酒；秦得地，而王布總；齊亡地而王加膳；此非據畢校本改。兼愛之心也，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。今有人於此，無禮漫易而求敬，阿黨不公而求令，煩號數變而求靜，暴戾貪得而求定，雖黃帝猶若困。〔呂氏春秋審應覽二二〕。

嘗〔二〕與孔穿會平原君家。穿曰：「素聞先生高誼，願爲弟子久，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。請去此術，則穿請爲弟子。」龍曰：「先生之言悖。龍之所以爲名者，乃以白馬之論爾；今使龍去之，則無以教焉。且欲師之者，以智與學不如也。今使龍去之，此先教而後師之也；先教而後師之者，悖。且白馬非馬，乃仲尼之所取。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，載忘歸之矢，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，而喪其弓。左右請求之。王曰：『止。楚王遺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〔三〕求乎？』仲尼聞之曰：『楚王仁義而未遂也。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，何必楚？』若此，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。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，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，悖。先王修儒術，而非仲尼之所取；欲學，而使龍去所教，

〔二〕「一」字，原作五，據呂氏春秋審應覽一改。

〔三〕「嘗」字，跡府篇作「龍」。

〔三〕「何」字，原作「可」，據跡府篇改。

則雖百龍，固不能當前矣。」孔穿無以應焉。本書跡府篇。原文下，尚有龍穿論齊王好士一段，意旨相同，從略。

又嘗深辯至於藏三牙。「藏三牙」，孔叢子作「藏三耳」。應校爲「臧三耳」。畢秋帆曰：「臧、羸古字通用，羊也。此作藏，尤誤。」「耳」，謝崑城云：「篆文近牙，傳寫致誤。」其說甚確，今仍呂覽原文。龍言藏之三牙甚

辯。孔穿不應。少選，辭而出。明日，孔穿朝。平原君謂孔穿曰：「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。」孔穿曰：「然。幾能令藏三牙矣。雖然，難。願得有問於君：謂藏三牙甚難，而實非也；謂藏兩牙甚易，而實是也；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？據畢校改。將從難而非者乎？」

平原君不應。明日謂龍曰：「公無與孔穿辯。」呂氏春秋審應覽五。按：上述孔穿與龍論辯諸端，孔

叢子均載其文，伸穿紉龍，詞旨與此微異。孔叢僞書，出於漢晉之間。清四庫書目以爲孔氏子孫所作，自必欲伸其祖說。今按原書公孫龍篇，謂龍好刑名，以白馬爲非白馬。其「刑名」「非白馬」二辭，已失公孫立說真諦。又孔穿與平原君論白馬一義，引春秋六鷁退飛之說，亦似漢晉說經者僞造。原書既多失實，茲皆從略焉。

騶衍適趙，史記孟子荀卿列傳。平原君（一）見龍及綦毋子等（二），論白馬非馬之辯，以問騶

子。騶子曰：「不可。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，而辭正爲下。辯者，別殊類使不相害，序

〔一〕「平原君」上，原有「過」字，據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刪。

〔二〕「等」字，平原君列傳集解作「之屬」。

異端使不相亂，抒音通指，明其所謂^{〔一〕}，使人與知焉，不務相迷也。故勝者不失其所守，不勝者得其所求。若是，故辯可爲也。及至煩文以相假，飾辭以相悖，巧譬以相移，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。如此，害大道。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，不能無害君子。」坐皆稱善。別

錄、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集解引。

中山公子牟者，魏國之賢公子也。好與賢人游，悅公孫龍。樂正子輿之徒笑之。公子牟曰：「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？」子輿曰：「公孫龍之爲人，行無師，學無友，佞給而不中，漫衍而無家，好怪而妄言。欲惑人之心，屈人之口，與韓檀等肆之。」公子牟變容曰：「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？請問其實。」子輿曰：「吾笑龍之詒孔穿：言『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，發發相及，矢矢相屬；前矢造準而無絕落；後矢之括猶銜弦，視之若一焉』。孔穿駭之。龍曰：『此未其妙者。逢蒙之弟子曰鴻超^{〔二〕}，怒其妻而怖之。引烏號之弓，綦衛之箭，射其目。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，矢墜地而塵不揚。』是豈智者之言歟？」公子牟曰：「智者之言，固非愚者之所曉。後鏃中前括，鈞後於前。矢注眸子而眶不睫，盡矢之勢。子何疑焉？」樂正子輿曰：「子，龍之徒，焉得不飾其闕？吾又言其尤者。龍誑魏王

〔一〕「謂」字，原作「爲」，據史記平原君列傳集解改。

〔二〕「鴻超」，原作「鴻迢」，據列子仲尼篇改。